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
第一九〇回 章秋谷閉門守制 祁祖雲挾忿興謠

且說章秋谷見太夫人已經氣絕，不覺得心肝俱裂，肺腑皆摧，搶上一步，抱住了太夫人嚎啕大哭，一連哭暈了數次，直哭得石人下淚，鐵漢傷心。那位大少奶奶見秋谷哭到這般模樣，著急起來，倒反自己先住了哭，又勸止了大家的哭，幾個人走過來苦苦的勸止秋谷。只說辦事要緊，如若你哭壞了，有什麼人來和你經理殯葬的事情？秋谷哭到這個時候，只哭得四肢皆顫，口中嘔出大口血來，還在那裡拼命的號哭。大家見不是頭，不由分說，把秋谷生生的擁了開去。在太夫人牀前地下鋪了一牀蘆席，把秋谷捺著睡下。秋谷要想掙紮起來，卻覺得渾身上下沒有一些力量，不由得又痛哭起來。那位少奶奶見了秋谷這樣一絲兩氣的樣兒，當真的著起急來，便同著那兩位小姐一齊跪在秋谷面前，苦口勸解。只說你是如今最要緊的人兒，萬一個有了什麼差池，叫我們大家怎麼樣呢？秋谷見了嫂嫂和兩個妹子都跪下相勸，自己又立不起來，只得連忙叫了他夫人和陳文仙過來，把那位大少奶奶和兩位小姐都扯了起來，自己也只得勉強強忍住了哭，一面連忙請了幾個親戚朋友來幫辦喪事。這幾天之內，秋谷的悲慟痛切自不必說。到了大殮過了，章秋谷悲痛過度，臥牀不起，直病了二□多天方才掙得起來。章秋谷為著太夫人在生的時候最信的是佛教，便到常州天寧寺裡頭去打了一場七天七夜的水陸，差不多也花了一千塊錢。又連忙看了安葬的日子，家奠領帖、出殯舉柩，都辦得停停妥妥的。以前第一集書中已經表過章秋谷的祖父墳墓都在常州，所以在常熟地方受弔一次，舉柩一次，到了常州地方又要受弔一次，舉柩一次，比起別人來更加糜費。好容易風風光光的把太夫人殯葬事情都辦妥了，免不得痛定思痛，又把心上的悲慟提了起來，便靜靜的坐在家內，閉門守制。

誰知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，又鬧出一件意外的岔兒來。原來這個時候，正值江蘇各地梟匪橫行，地方官畏葸怕事，不敢過問。甚至於大幫梟匪把地方官的稿案、家人都擄了去，要他出錢贖。地方官只好眼睜睜的看看他，無可如何。地方官見了梟匪，尚且要怕到這般田地，別人更不必說了。漸漸的縱容得這般梟匪愈加放肆起來，強買強賣，遇事生風，鬧得一班地方上的百姓，一個個都畏之如虎，不得安居。

常熟這個地方和福山相近，也算是個沿江近海的地方。那班販賣私鹽的梟匪，每每的到常熟地方來騷擾，大家都束手無計，沒奈何。就有幾家紳士家的子弟來和章秋谷商議，說梟匪這樣橫行，官兵不敢過問，這便怎麼樣呢？秋谷慨然說道：「如今的世界，比不得以前的太平時代，要想倚仗著法律保護身家是靠不住了。」

只有一家的人一個個都熟習武技，人自為戰，那時不但可以抵擋這些梟匪，就是再利害些兒的也不怕他。」這班人聽了章秋谷的說話，大家都說不錯，便真個的想要人自為戰起來。聚攏了一二□個人，都是些紳衿人家的子弟，大家都纏著章秋谷要他教習拳棒。章秋谷起先不肯，後來被他們大家再三央告，便也點頭應允。天天到了下午三點鐘的時候，便都往秋谷家裡頭來。秋谷耐著心一一教授。

一連教了幾個月，那班徒弟一個個都學會了幾套拳法、幾件兵器。那班人原都是些少年好事的人物，如今學了拳棒，更加的膽大起來，未免要在外面任意闖事。

秋谷一連告戒了幾次，他們大家那裡肯聽！有一天不知怎樣的，見了祁祖雲祁侍郎的家人在門外強買對象，眾人不忍起來，一擁而上齊聲喝阻。那家人是平日放肆慣了，看得這班人那裡在他心上？三言兩語爭鬧起來。眾人心中大怒，先把那家人打了一頓，又堵著祁侍郎的門口罵了一場。祁侍郎見人多了，不敢出頭，憑著眾人罵了一場去了。祁侍郎心中懷恨，便叫個門下的走狗叫做康長垣的出去打聽了一回，方才知道這幾個人都是章秋谷的徒弟。

祁侍郎聽得提到章秋谷的名字，便覺得怒從心起，惡向膽生，口中說道：「這個小畜生前一次把我撞了一交，我還沒有去尋著他，他倒指使了這班混帳東西來上門罵人。我若不給他一個手段叫他知道我的利害，我這個『祁』字也不用姓了！」

說著，便會齊了那些走狗，密密的商議。一個走狗便走上前來，附耳說道：「他聚眾教拳，本來有干例禁的。我們如今只說他是會匪的頭目，聚了許多黨羽教演拳棒。」

只要這個風聲一傳出去，只怕他吃不了要兜著走呢！」祁侍郎聽了□分歡喜，連連的點頭道好。又鬼鬼祟祟的商量了一回，方才大家散了。

果然不多幾日，常熟城內傳出幾句謠言來，只說章秋谷是會匪的頭目。更有幾個無恥的劣紳，大家都附和起來。章秋谷的一班親戚、朋友聽了這些說話，大家都□分不忿，一個個都對著章秋谷說，叫他設法分辯。章秋谷卻付之一笑，不去理會，只說：「一個人的毀譽是說不定的。他們這般傳說，只顧憑他們去傳說就是了。我只要問心無愧，何必要去分辯？況且這般齷齪小人，即如華廷棟和祁伯田等這班寶貝，素來被我譏諷奚落慣的，恨我好似切骨仇人的一般。就是向他分辯，他還只道我自己心虛，所以這般著急。還是憑他去怎樣興謠造謠，將來自明白的日子。」

他夫人和陳文仙聽了，也只得由他。

自此之後，章秋谷索性閉門守制，不與外事，連幾個知己些的朋友都不相往來。

漸漸的，這個信息一傳□、□傳百的大家都傳說起來。再加上華廷棟和祁伯田這幾個寶貝竭力的吹風縱火，說得活龍活現的□分相像。除了幾個章秋谷的親戚朋友不肯相信，其餘的人大家都不由不信起來。慢慢的這個信息竟傳到商約大臣陳寅孫陳宮保耳朵裡頭，心上大為詫異，便寫了一封信給章秋谷，叫他到上海去。

章秋谷也不知什麼事情，只得立刻坐了小火輪逕到上海來，見了這位陳宮保。

陳宮保第一句就問起這件事情來，只說：「我聽得人說你入了會黨，究竟有這樣的事情麼？」秋谷微微一笑道：「宮保的明見，看晚生可像個會黨麼？這些謠傳的話兒也有一個緣起，卻是晚生自己不好。晚生平日之間少年盛氣，未免有許多得罪人的地方。那幾個捏造謠言的人，都是和晚生向有仇恨的。這樣的謠傳非但無從辯起，並且也不屑去和他分辯。宮保請想：晚生縱然糊塗，卻也幼讀詩書，長知道義，怎麼會平空入會黨來？況且入了會黨，於晚生又有什麼好處？這樣有損無益的事情，那一個肯幹？只求宮保細細的想一想，就明白這些說話一定是謠傳了。」

陳宮保聽了；想了一想，覺得秋谷的話不錯，便也點一點頭，嘿然不語。停了一會方才開口說道：「據你這般說起來，這件兒原是你自己招出來的，和別人不相干。自今以後，你那瞧不起人的性格，還該收斂些兒。古來的聖人處事，也都是謙和為貴，何況我們這般人，究竟不是聖人呢。一定要嬉笑怒罵的，到處鋒芒外露，傲態向人，在世路上結了無數的冤家，究竟在自己身上沒有一些兒的好處，這又何苦？」秋谷聽了陳宮保勸他的一番說話甚是關切，心上狠覺得有些感動，便也說道：「晚生自恨從小兒多讀了幾卷書，以致到了這個時候眼高不低，腸直不曲，委實和那班齷齪無恥的小人拉攏不來，只得憑著他們去怎樣的了。」陳宮保聽了，也不免嗟歎了一番，又著實的勸了幾句。章秋谷暗想此公雖然有些富貴習氣，卻倒具著這樣的熱心。心上想著，口中少不得連聲答應，退了出來。原來這位商約大臣陳宮保和章秋谷的老太爺是總角之交，陳宮保的夫人又是章秋谷的親戚，所以和章秋谷倒很關切。

只說章秋谷回到常熟，依舊閉門不出。辛修甫因為書局裡頭沒有辦事的人，屢次寫信請他到上海來，秋谷只寫了一封回信給他，叫他另請別人，自己仍舊不肯出來。直到得守滿了兩年二□七個月孝服，秋谷守著太夫人的遺訓，急急的和兩個妹子料理出閣的事情，倒也整整的忙了幾個月。等得那兩位姑奶奶一齊出閣之後，章秋谷把家裡頭的計算一番，剛剛只剩了七千五百銀子，合起來差不多也有一萬塊錢。

秋谷便和他夫人商議，要索性把住宅典給別人，搬到上海去住。

陳文仙插口說道：「住到上海地方去，開銷大得狠，不如還住在這裡，現現成成的房屋，每月可以著實省幾文錢。」秋谷想了一想道：「我如今把這一筆匯豐存款，一古腦兒都提了出來，放在當舖裡頭，可以每月多些利息，一個月也有七八□塊錢。你們家裡頭的開支，有了這幾個錢也勉強夠了，只是我的用度卻沒有在裡頭。」

陳文仙道：「你要用錢，我還有一千多塊錢，原是你經手給我存放的，你只顧用就是了。再有什麼不夠，我還有些首飾，也還可以算得幾個錢，一時間料想也還不至缺乏。」秋谷笑道：「你只顧放心，我如今雖然不比從前，卻也還不至於要用你的錢。倒只怕你在上海的時候舒泰慣了，如今過不慣這般日月，那就要另想法兒了。」

文仙正色道：「這個不用你費心，我若過不慣這般日月，我又何必要嫁什麼人？」

秋谷笑道：「雖然如此，只是你嫁我一場，沒有得到什麼好處，卻倒反要你熬清受淡的過起這樣的清苦日子來，我心上委實覺得過意不去。」文仙微笑道：「一個人住了現成的房屋，吃了現成的茶飯，還有什麼不慣？老實和你說了罷，我們當信人的嫁人，只要果然嫁著了好好的客人，自己心上沒有什麼不願意，那些身外的事情都是可以隨便得來的。那班不願意嫁人的信人，方才橫又不是、豎又不是的有心挑眼，好借此鬧著出去。若是當真願意嫁人的人，將來總是自己一家人，有什麼過不去的地方？」

秋谷聽到這裡，一面微微的笑，一面上下下的打量了陳文仙一眼道：「果然只要心上沒有什麼不願意，別的事情便都是可以將就的麼？」文仙聽了忽然面上一紅，瞅了秋谷一眼，回轉身來往外便走。秋谷看了又是微微一笑，不說什麼。他夫人風了，不懂是什麼意思。正要開口問時，章秋谷對著他夫人做了手勢，他夫人方才明白，也是面上一紅，啞了一口。正是：

□年落拓，司勛之綺恨偏多；風裡風塵，狂白之黃金欲盡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下文交代。